

# 沿着

从印度  
到东南亚的旅程

*Chasing  
the  
Monsoon:*

*Dispatches from India  
and Southeast Asia*

刘子超  
著

# 季风的 方向

所有人都应当成为水手，  
直到大海将他们解散。

Chasing  
the  
Monsoon: Southeast Asia

Dispatches  
From India and  
Southeast Asia

沿着  
季风  
的方向



从印度  
到  
东南亚  
的旅程

刘子超  
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沿着季风的方向:从印度到东南亚的旅程/刘子超著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

ISBN 978-7-02-014749-6

I. ①沿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游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94663号

责任编辑 文 珍  
装帧设计 陶 雷  
责任印制 徐 冉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 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 
邮政编码 100705  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52千字  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  
印 张 9 插页9  
印 数 1—10000  
版 次 2019年7月北京第1版  
印 次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749-6  
定 价 42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## 目 录

- 穿越北印度的火车之旅(印度)—1
- 我私人的佐米亚(掸邦)—46
- 边境风云(柬埔寨)—73
- 开往蒲甘的慢船(缅甸)—86
- 死在爪哇也不错(印度尼西亚)—110
- 白色大象(老挝)—154
- 跳岛记(菲律宾)—168
- 曼谷下大城(泰国)—226
- 抵挡印度洋的堤坝(印度)—239

# 穿越北印度的火车之旅

印度是不能被评判的。印度只能以印度的方式被体验。

——V. S. 奈保尔

## 1. “百年纪念”特快：新德里 (New Delhi) — 阿姆利则 (Amritsar)

印度人告诉我,如果了解真实的印度就要去印度的农村。我以为这并非完全准确——因为印度人已经把他们的农村搬到了火车站。

在新德里火车站的候车大厅,鸽子扑簌着翅膀飞进飞出,把羽毛和粪便毫不留情地撒在安之若素的旅客身上。门外是烈日与噪音。人力三轮车、“大使”出租车、摩的,像一个个愤怒的原子做着“布朗运动”,但似乎又保持着一种奇怪的秩序。水牛悠闲地把脑袋伸进垃圾堆,寻找烂菜叶,旁边还有两只正在抓跳蚤的猴子。它们

在印度都被视为圣物——湿婆的坐骑和毗湿奴的帮手。

来印度之前，我读到过不少关于印度崛起的报道。它们像一种背景音乐，充满了极具催眠效果的旋律。但在新德里火车站，我却看不到任何现代化的迹象。一切似乎和1897年马克·吐温在《赤道环游记》一书中描述的场景一样：“在火车站，沉默的寄居者带着简陋的行李和家什，坐在那里等待——他们在等待什么呢？”

我在人体迷宫中左冲右突，像玩着童年时代的“跳房子”游戏。到处是打地铺的人，老老少少，把这里当成“爱的港湾”。他们似乎早已适应了这样的生活：有的裹得严严实实睡觉；有的坐在地上安详梳头；有的在水龙头下愉快冲凉；有的生火做饭；有的目视远方；有的从编织袋里拎出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……很多人的表情中带着四川人所说的“安逸”。

对现代化的定义，印度人一定比我乐观。对于眼前的情景，他们充满了熟视无睹的平静，在这座没有围墙的“村庄”来去自如，巨大的车站仿佛俄国现代舞台上象征派的伟大布景。

“这是印度人待人处世的典型态度，”V. S. 奈保尔写道，“这种心态在其他民族中肯定会引发精神错乱，但印度人却把它转换成一套博大精深、强调消极、超脱和接受的哲学。”

我被裹挟在人流里，呼吸着混合了垃圾、霉斑、人体和咖喱味的空气——那是人性的气息、印度的味道。

“感受异国情调的首要工具是嗅觉。”T. S. 艾略特曾说。如果他没有去世，我真想告诉他，这话可靠得如同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。

穿过形式主义、敷衍了事的安检，我看到足足长达一公里的“百年纪念”号列车。它横亘在 1 号月台下，每节车厢上都标示着等级。从普通座席 (Non-AC) 走到豪华空调舱 (EC)，你走过的绝不仅是几百米的距离和相差五倍多的票价，更是两个泾渭分明的阶级。空调舱的人大都是新兴的中产阶级，他们富裕、有教养、说英语，是时代的受益者，而普通座席的乘客则是印度的普罗大众，是那些经常在电视里出镜，坐在车顶上、吊在车厢外的老百姓。

印度的铁路已有 158 年的历史。1853 年 4 月 16 日，孟买到塔纳 31 公里的铁路线开通，宣告印度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，而彼时的中国还在经历太平天国起义的阵痛。

最初，英国殖民者们怀疑，在印度这个充斥着苦行僧和乞丐的国度，是否有必要修建铁路。他们付得起车票？他们有提高生活节奏的必要？最重要的，他们会选择火车而不是牛车？种姓制度也是一大难题。人们会允许“不可接触者”与婆罗门并肩坐在一辆火车里吗？

1843年，印度总督达尔豪西勋爵力主修建铁路。很多印度人至今引以为豪地记着达尔豪西的一段话：“伟大的铁路系统必将彻底改变这个烈日下的国度，它的辉煌和价值将超越罗马的渡槽、埃及的金字塔、中国的长城，以及莫卧儿王朝的寺庙和宫殿。”

然而，对我来说，选择铁路作为印度旅行的工具，除了一睹“超越长城”的辉煌之外，更因为它至今仍是印度最可靠的交通方式——尽管它惯于晚点，与中国的高铁相比也相形见绌，但比起破败的公路，它却可以较为舒适地把你送到印度的任何一个角落。

另一方面，一列火车就像一座移动的巴扎、一个微缩的社会、一家舒适的旅馆、一段充满未知与不确定性的旅程。当“铁公鸡”一路鸣叫，绝尘而去，你既可以饱览沿途风光，也有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乘客。

——比如辛格先生。

他戴着厚厚的眼镜，看人时眼珠几乎都躲到镜片上方。我一坐下来，他就告诉我，从新德里到阿姆利则——从印度的心脏到印巴边境——这趟城际特快只需要9个小时。

辛格先生是旁遮普人、锡克教徒。他穿着衬衫、西裤，蓄着大胡子，戴着红头巾。和我说话时，他打开万宝龙皮包，拿出黑莓手机，腕子上是一块金光闪闪的手表。

锡克教徒是印度最容易辨识的族群。他们戴头巾、不剃发、穿某种短裤、戴钢制手镯、使用辛格(Singh)作为姓氏,意为“狮子”。这些标记让一个锡克男人永远不会忘掉自己的身份。

锡克人以勇猛善战著称,这与他们倡导以暴力抵抗迫害的宗教传统密不可分。然而,有些锡克人也非常温柔,比如我身边的辛格先生。火车一开,他就打起了电话。语调温软,简直让人怀疑不是从他那强壮的、毛发浓重的身体里发出的。

我不由想起两则关于锡克人的笑话。一则说,一个锡克人准备移民加拿大,被告知要先和一只狗熊摔跤,再强奸一个印第安妇女,以此来证明自己能做一名真正的加拿大人。一个月后,这位头巾散乱,带着一脸伤痕回来的老兄宣布:“现在,我该去和印第安妇女摔跤了。”另一则笑话讲的是,一个锡克人错过了巴士,他一路狂追,最后竟然跑回了家。他得意地告诉妻子,他因此省下了50卢比的车费。他的妻子遗憾地说:“如果你追出租车回来,就能省下100卢比了。”

我们的火车正在穿越号称“印度粮仓”的旁遮普平原。窗外地势平坦,一碧万顷,村落皆隐于田畴之外。有一瞬间,我甚至以为自己正在京广线上,穿越同样景色的华北平原。但与华北平原不同,在三面环海、北有喜马拉雅

雅山脉的印度次大陆,意为“五河汇流之地”的旁遮普,是印度与外界连接的唯一陆路走廊。这一地理位置与其说是幸运,毋宁说改变了旁遮普,决定了这里从古至今跌宕起伏的命运。

在印度的历史上,每一次异族侵略,侵略者无不是通过旁遮普的门户,进入到印度次大陆。每一次侵略都伴随着杀戮与征伐,给眼前的土地留下了深深的烙印。

公元前6世纪,波斯君主最先入主旁遮普。他们在这里的统治维持了将近300年,直到公元前326年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此地。他们留下的古代钱币至今埋在旁遮普的土地上。

公元8世纪,勃兴的伊斯兰教开始扩张,随之而来的是阿富汗的征服者。在穆斯林的统治下,旁遮普经历了一场经济、文化的蜕变。印度教的血液被强行注入了伊斯兰教的基因。伊斯兰君主热心文学和艺术,大批工匠在财富的诱惑下来到旁遮普,各种工商行会也遍布旁遮普的城镇与村庄。

16世纪20年代,莫卧儿人——成吉思汗的后裔,掌控旁遮普长达两个多世纪。其间,旁遮普人反抗不断。一个名叫那纳克(Nanak)的簿记员之子,崛起于草莽,创立锡克教,被旁遮普人称为“照亮黑暗的第一缕曙光”。然而,莫卧儿军队与锡克人的冲突持续不断,以致战争成

为常态。1675年，第十代格鲁古宾信（Gobind Singh）登位，他积极改革锡克教，将入教仪式由“足洗礼”改成“剑洗礼”。“剑”开始被锡克教奉为圣物，武士成为宗教的圣徒。按照教义，每一名武士都有两把剑，分别象征世俗和精神。当和平手段失败，武装抗争就要成为锡克教徒的使命。他们遭受的代价不可以说不惨痛。从1708年至1764年，莫卧儿军队对锡克教徒进行了灭绝性的屠杀。据史料记载，每个锡克人的脑袋都被定下了价格。十世格鲁的两个儿子也被莫卧儿人用砖块砌起来活活闷死。锡克人躲进深山，直等到莫卧儿王朝亦风雨飘摇，他们才在兰日信大王的带领下成立了锡克教帝国。

这是旁遮普最后的辉煌，辉煌得如同兰日信打造的那颗为世人觊觎的科依诺尔钻石（世界最大钻石之一，重191克拉）。兰日信死后，不可一世的不列颠人来到了这片土地。

两次英锡战争后，兰日信的儿子被带到英国，同时被带走的还有那颗钻石。维多利亚女王赐给兰日信之子豪华的庄园和奢侈的生活，还做了他儿子的教母。尽管这位旁遮普的“阿斗”在晚年进行了一次反抗，但最终失败，他亦客死巴黎。

我坐的豪华空调舱票价1500卢比，当时相当于220

块人民币，还包含品种丰富的晚餐。我正在考虑要吃什么，总算打完电话的辛格先生突然向我伸出援手。

“他们有玛莎拉鸡和柠檬烤鸡，味道都不错，”辛格先生说，“你要哪种？”

“玛莎拉鸡。”

“他们还有蔬菜沙拉，要不要来点？”

“来点吧。”

“再来杯奶茶？”

“听起来不错。”

辛格先生用印地语帮我翻译给服务员，我向他表示感谢。他耸了耸肩膀，带着一副何足挂齿的表情。他喷着淡淡的香水，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。他说他在一家电信公司工作。因为工作关系，每月都要去香港和上海出差。他的父母在新德里，妻儿在旁遮普的卢迪亚纳（Ludhiana）。他刚从上海飞回新德里，乘“百年纪念”号回家。

“锡克教是一种非常温和的宗教。”当我和他谈起宗教时他说，“我们尊崇十位格鲁，以他们传授的《阿底格兰特》为经典，《阿底格兰特》象征第十一位格鲁。”

锡克教以公平正义和宗教自由为基本教义。早在创教之初，第一代格鲁那纳克就提出中庸之道。他认为并无印度教，也无伊斯兰教，两种宗教信仰可以融合在

一起。

“我们的寺庙和佛教的寺庙一样非常干净。我们欢迎任何人,不管他们是锡克、穆斯林、印度教,甚至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。”辛格说,“锡克教只要求信徒内心虔诚地信仰——这就足够了,甚至不需要做各种各样的崇拜。”

“锡克教徒为什么要把头发包起来?”

“我们认为头发是神圣之物。这有点像你们中国人说的:身体发肤受之父母。”辛格微微叹了口气,“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管这套了,这是印度从来没有过的状况。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为此付出代价。”

服务员端来香蕉和橙子,告诉我们火车正在经过印度最年轻的城市——昌迪加尔(Chandigarh)。夜幕下,不远处的城市用灯火勾勒出自己的线条与身影。和铁路并行的公路上,几辆铃木牌汽车被我们超越,远远甩在身后。

“让昌迪加尔成为印度天赋的第一次伟大表达,像花一样绽放在印度新取得的独立上。”这是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传达给法国建筑师勒·柯布西耶(Le Corbusier)的意图,而后者受邀在这里建造一座崭新的城市。

从没有哪位建筑师拥有这样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美学抱负。柯布西耶 1951 年 2 月第一次涉足印度,仅 4 天

之后,他就拿出了一套蓝图:使整座城市呈现格子一般的布局。在柯布西耶看来,城市的构成应如同人体:城市北部的建筑群代表城市的“头部”,市中心是“心脏”,大学是“肋骨”,绿地和公园是城市的“肺部”,而窗框一般笔直、四通八达的公路是城市的“血管”。城市被分成若干区域,建立以家庭为主导的社区,以控制不同社区之间的交通流量。在其中任何居民去处理日常事务都无须步行超过10分钟。没有一个房间,没有一扇打开的门,需要面对嘈杂的交通,这是柯布西耶规划的主旨。

柯布西耶主义与印度人习惯的美学思想大相径庭,但尼赫鲁给予了他极大的认可——带着明显的政治意图。他在一首诗中写道:

我热切欢迎昌迪加尔,  
这一在印度的实验。  
很多人议论纷纷,  
有人喜欢,有人厌恶……  
昌迪加尔给人当头一棒,  
它可能令你不安,  
但它也令你思考,  
并接受新思想。  
在很多领域,

印度最需要的，  
就是当头一棒。  
这样人们才能去思考。

这时，我的身边突然出现一阵骚动。人们像母鸡看到撒在地上的玉米粒一样，纷纷跑过来，与我前面的一位老人握手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我问辛格。

“啊哈，他是古兰姆·阿里(Gulam Ali)，巴基斯坦最著名的歌唱家，在印度也家喻户晓。”

辛格告诉我，小时候他父亲开车带他去看阿里的演出，很多人挤在一间小礼堂里，而他自己收藏了一箱阿里的唱片，“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。”

阿里戴着金边眼镜，穿着样式很像中山装的灰色衬衫。他听说我来自中国，便说十五年前他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过，脸上是一副天涯咫尺的神情。

由于身边已经围了一圈人，阿里散发着一种德艺双馨的气场。一位乘客带头唱起了阿里的老歌。阿里也随着众人打起节拍，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容。他在加兰德哈下车。人们抢着帮他提行李，纷纷与他告别。在众人的簇拥下，阿里下了火车，消失在旁遮普的夜色中。

火车到达阿姆利则时,已是午夜时分。还留在车厢里的乘客,大都是去阿姆利则金庙(Golden Temple)的朝圣者。阿姆利则之于锡克教,就如同瓦伦纳西之于印度教,梵蒂冈之于天主教,是最为神圣的宗教场所。和所有的圣地一样,这里人潮汹涌,充满着神圣的世俗混乱。而作为边境城市,阿姆利则显然并非政府投资的首选。中央火车站的红砖上刻着“建于1931年”的字样,它则显得比这个时间还要饱经风霜。大厅阴郁窒闷,地上横七竖八,摩的司机和三轮车夫一起争抢着刚被火车站吐出来的乘客。

我试图感受三十多公里之外的巴基斯坦。印巴分治以后,旁遮普一分为二,边境上曾有几百万人的大迁徙。人们拖家带口,赶着牛车,腾起的尘烟绵延数十公里。

一切早已了无痕迹。曾经的呼喊和伤痛,都化作史书上的一缕青烟。锡克人很快从分割的创伤中恢复过来。用辛格在火车上的话说:“锡克人大都非常努力,他们很快成为印度最富有的群体。”他们在每个领域都干得不错,位居要津的人不在少数。举其著者如曾任印度总理的曼莫汉·辛格(Manmohan Singh)。

第二天一早,我前往金庙,因为朝圣者太多,不得不提早下车,步行走完最后一公里。一个锡克教徒把一块橙色头巾硬塞到我手里,管我要20卢比,3块多人民币。

“每个进金庙的人都要戴头巾。”他说。

我光着脚，随着厚重的人群涌进金庙。这座用镌刻经文的金叶打造的寺庙，被一片圣池环绕，金色的尖顶倒映在池水里，显得奢华无比。据说《罗摩衍那》里提到了这个地方，而佛陀早在他的时代就感受到了此地的殊胜气氛。

由于金庙提供免费住宿、淋浴、饮食、奶茶，甚至甜点，很多锡克人干脆住在这里。1982年，一个叫宾德兰瓦里(Bhindranwale)的锡克教牧师进入金庙，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宫殿。他首度现身时，国大党曾给予支持，幻想利用他来对付其他政治对手，结果为虎作伥。宾德兰瓦里的胃口越来越大，他宣扬清洁锡克教的信仰，排斥印度教的救赎，即与神合一及超脱轮回的看法。他提出旁遮普独立于印度统治，成立政教合一的国家。之后，恐怖主义成为他表达信仰的方式。他从巴基斯坦私运军火，暗杀印度教徒，抢劫银行，没人敢动他一根汗毛。

1984年6月，经历了毫无结果的谈判，时任印度总理的英迪拉·甘地下令军队进驻金庙，剿灭宾德兰瓦里及其追随者。军队遭到强硬抵抗，因为不敢攻入金庙，他们的还击只能造成平民的伤亡和金庙的损坏。最后，军队请求装甲车支援。担心事态扩大的英迪拉·甘地犹豫不决，但最终批准了请求。13辆装甲车在金庙前一字排